

AUDORNO TRANS. BY QU TIEPENG & ZHANG SAIMEI WORLD MASTER THINKERS

阿多諾

〔美〕马丁·杰
瞿铁鹏 张赛美
著译校
张晓明

阿 多 诺

[美] 马丁·杰 著
瞿铁鹏 张赛美 译
张晓明 校

(京) 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卞伟
责任校对：江汶伟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勇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阿多诺

[美]马丁·杰 著

瞿铁鹏 张赛美 译

张晓明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36×965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33千字 印数：1—3500册

ISBN 7-5004-1367-X/B·303 定价：5.70元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译序

西奥多·W. 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30—1969 年) 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 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已对西方哲学、社会学、音乐理论、文学批评、心理学、文化研究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认识论的元批判》、《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等。但是他的著作非常晦涩, 很难为一般读者接受, 而且在国内尚无其著作的中译本。马丁·杰的《阿多诺》一书以清晰的线索展示了阿多诺博大精深的思想, 是人们了解阿多诺其人及其思想的不可多得的指导性读物。

在导论部分, 作者清楚地说明了阿多诺的思想背景, 用阿多诺的“力一场”概念和他对瓦

尔特·本雅明“星座”概念的阐发，说明了阿多诺思想中的五种“冲动”：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主义、具有精英色彩的文化保守主义、解构主义和犹太人的自我意识。这五种因素构成阿多诺称之为否定的辩证法的批判理论的内在动因，导致他对现状总是持批判态度，而且也引导他寻找“救赎”的途径。这五种因素时不时地在阿多诺的理论中闪现，是人们理解其错综复杂的思想的关节点。《阿多诺》一书主要部分正是围绕着这些关节点介绍了阿多诺的哲学、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文化的观点和美学理论的主要方面。作者成功地以一般读者可理解的形式阐述了阿多诺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同时也保留了他理论中的各种因素的不可解决的冲突。

作者马丁·杰(Martin Jay)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对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阐述尤其为人称道。从《阿多诺》一书读者也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相信本书的翻译出版一定也会促进国内这方面研究。

献给利奥，我们共同的朋友



Martin Jay
ADORNO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by Fontana

本书据芳塔纳出版社 1984 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目 录

译序	5
致谢	1
导论	2
第一章 颠沛的生活	24
第二章 无调性哲学	80
第三章 断裂的总体：社会和精神	121
第四章 文化——操纵；文化——赎罪	168
结论	251
简明参考书目	256

致 谢

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尤金·卢恩(Eugene Lunn)、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以及兰贝特·楚维德瓦特(Lambert Zuidervaart)等人都研究阿多诺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拨冗看了此书的手稿。我的妻子凯瑟琳·加拉赫(Catherine Gallagher)和这套丛书的编辑弗兰克·克默德对书稿的仔细审读亦使我受益匪浅。但是，我必须对利奥·洛汶塔尔致以最大的谢意，我的这部书就是题献给他的。洛汶塔尔和阿多诺的友谊开始于1921年，延续了48年之久。我们之间的友谊开始于1968年，当时我刚开始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我们的友谊也将继续下去。

导 论

“只有那些不能理解自身的
思想才是真实的。”^①

毋庸讳言，阿多诺会对这本是献给他的书大为震惊。就他而言，给以“当代大师”的称号不会有丝毫牵强附会之虞；过分谦虚不是他个性中颇值一提的缺点。相反，阿多诺却会在原则上反对任何轻描淡写地解释他的思想以迎合广大读者的尝试。他乐于坚持，真正的哲学是抵抗释义的思想典型。当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有一次抱怨“阅读阿多诺的一部著作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时，阿多诺恼怒地对他说，你只有把它们全部吸收了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

① 阿多诺：《道德的最低值》。

每一种含义。如同阿多诺大加赞赏的勋伯格的音乐，要求听众“不仅要沉思，而且要实践”，^①他自己的作品则刻意经营，竭力使那些消极的读者无法轻而易举地接受。这符合他的格言：“你的眼中刺是最好的放大镜，”^②阿多诺决不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他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入微的思想。他指责那些以易于交流为名而窃去交流内容批判实质的人，并因而激烈反对迫不急待地把艰深的思想降为日常语言的会话方式的作法。他曾抱怨海德格尔的话或许也可以奉还给他：“他在自己周围布满了禁忌，对他的任何理解同时都会是曲解。”^③

事实上，阿多诺高度怀疑任何从观念的表象形式抽象出它们的内容的尝试。他的艺术气质限制这种认识，即思想可以归之于一系列毫不含糊的和直接了当的命题，这些命题不受它们表述方式和语境的影响。1949年，一个美国书籍出版者在把他的著作《现代音乐哲学》译成

① 阿多诺：《多棱镜：文化批判和社会》，塞缪尔和希尔利·韦伯译（伦敦，1967年版），第150页。

② 阿多诺：《道德的最低值：来自颠沛生活的反省》，E. F. N. 杰夫考特译（伦敦1974年版），第50页，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3条。

③ 阿多诺：《可靠性行话》，克努特·塔诺夫斯基和弗雷德里克·威尔译（伦敦1973年版），第93页。

英语时,由于它“拙劣的编织”^①而受到挫折,同时另一位善意的美国杂志编辑索性彻底改写阿多诺论文以澄清他的思想。阿多诺认为,这是回到他自己的祖国德国的时候了。这样,他不仅将逃避他和他的合作者马克斯·霍克海默所谓的“文化工业”使一切事物一律化的专制,而且也将能够重新完全用德语写作。他声称德语是“和哲学有特殊密切关系的语言,而且确实和哲学的思辩因素特别亲昵”。^②但是,对于阿多诺本人语言——人称“阿多诺式德语”——的独特风格,人们却众说纷纭,一方面,阿多诺的语言由于其精巧性和灵活性而受到某些人的称道,另一方面,阿多诺的语言又由于卡尔·波普所谓“以夸大其词的语言直率地谈琐碎事情”这一特点而遭到另外一些人的诋毁。^③

因而有人评论说,阿多诺的文体顽固地抵

① 阿多诺:《关于“什么是德语”的问题》,《阿多诺全集》第10卷第2册(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698页。《现代音乐哲学》1973年终于译成。尽管全集还未译出,但是我在正文中都使用英文的标题。我已尽可能在任何地方都使用译文,不过所用译文我都对照原文核对过。

② 阿多诺:《关于“什么是德语”的问题》,《阿多诺全集》第10卷第2册(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699页。

③ 波普:《理性还是革命?》,载阿多诺和其他人著的《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格林·阿迪和大卫·弗里斯比译(伦敦1976年版),第296页。

抗着卓有成效的翻译。第二个斗胆把他的一本书译成英语的人也谨慎地附以序言，其标题为“遂译不可译之作”。^①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第一本书译出以来，人们已译出阿多诺的另外许多著作，尽管译文质量良莠不齐。耐人寻味的是：只有一人在译过阿多诺一本著作后还愿意问津第二本著作。因此，尽管英语世界的读者不难找到阿多诺作品选集，但在接受他的思想时，很难不产生某些基本的东西已失落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试图通过非德语的介绍性著作来把握阿多诺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影响到内疚感的折磨。至少当我们严肃认真地看待阿多诺抵制人们将其思想通俗化的愿望，而不是将此愿望仅仅视作他为免使其真实的观点遭到批判性的考察而设置的防范性措施，或者更为糟糕地将其看作亚瑟·洛夫乔伊所说的对思想含混的形而上学的悲哀这样一种弱点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内疚感的折磨。把阿多诺的尖锐批判视作中产阶级对其老于世故的奸滑的直接掩饰——一种从大作曲家那里都可以看到的令人熟悉的症状——难免使我们产生与

^① 塞缪尔·韦伯：《多棱镜》译本序言。我们应当指出，阿多诺自己已用英语写出一些早期论文和一部分著作。

阿多诺所竭力批判的力量的同流合污之感。

然而,如果说,这种令人气馁的负罪感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到克服的话,那是因为有以下两点可以籍以自慰。首先,文本的重要性不可能归结为它们的著者的意向性,这种现今平庸的论证使我们能够逃离阿多诺的立足点,即像大多数作家一样,阿多诺也希望尽力施加影响,使读者接受他的思想。^①我们现在明白了,在阅读任何文本的时候不可避地存在趋向通俗化的冲动;我们不可能完全不顾使它们对我们有意义的要求。而当我们进一步试图以另外的形式复述它们时,这种过程的效果便被加强了。试图以完全和它们原来的文体相当的方式再造原作的论证,不管人们的愿望如何,结果适得其反,与其说是为原文增色,还不如说是拙劣的模仿。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这些原文是通过干扰性的文化空间为媒介传达到我们面前的,这些文化空

① 当卢卡奇引证阿多诺的话以反对阿多诺时,阿多诺回答说:“我不抱怨他这一点:‘只有那些不理解自身的思想是真实的’,而且没有一个作者可以自称对它们有所有权”。但是他接着补充道:“然而,要把这些权力从我这里夺走需要比卢卡奇更好的论证。”(“被迫的和解”,收在《新左派评论》编的《美学和政治学:布洛赫、卢卡奇、布莱希特、本雅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弗里德里克·詹姆森为该书作跋〔伦敦,1977年版〕,第167页。)